



新青年艺术：一种被需要的概念

New Youth Art: A Needed Concept

白家峰 Bai Jiafeng

贡布里希在他著名的《艺术的故事》一书的前言中曾经写道：“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所谓的艺术家，从前是用有颜色的土在洞窟的石壁上大略画个野牛形状，现在的一些人则是购买颜料，为招贴板设计广告画；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艺术家还做其他许多工作。只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用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艺术这个名称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只要我们心中明白根本没有大写的艺术其物，那么把上述工作统统叫做艺术也无妨。”

这段话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首先，相较于大写的“艺术”一物，活生生的艺术家本身更有研究的价值。其次，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范畴之下，艺术这一概念的多样性与艺术品本身一般丰富而迷人。而艺术范畴的开放性与艺术家身份的多元性的结合，本身便构成了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正因此，在一个开放的语境中讨论当代艺术家的问题，更有着一种天然的合理性。而沿着这样的历史逻辑来看此次讨论的关于“青年艺术”现象的命题，那么当然可以简单地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新——青年——艺术，那么这个话题的存在意义何在呢？笔者以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思考。

自我意识

首先，一种作为群体意识存在的“青年艺术”诞生于某种群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追溯每个时期的“青年艺术”的群体特种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发现艺术生态的新动向。笔者无从考证，在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对于青年艺术或者说特定的青年艺术家群体的关注起于何时，但是，从较大的现实影响力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朱其主持的“青春残酷”对于七十年代后艺术家的推动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件。当然了，从现实的时间节点来看，这也是中国的

“前卫艺术”正式落地以来，诞生的第一代“艺术青年”。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误区，那就是虽然‘85新潮时期的闯将们也是那个时代不折不扣的“青年艺术群体”，但是，他们却显然不在我们通常语境中探讨的“青年艺术”范畴内，而我们所谓的“青年艺术”，往往还是从当代艺术创作群体的“第二个十年”中开始的。可以说，当代艺术中的“青年艺术”话题，预设了一种系统内部的“代际”意识，即“新一代”。而九十年代出现的70后青年艺术群落与“青春艺术”当时提出的这个概念，在主体与主题上，恰恰是相互呼应的，他们是这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于塑造自己文化性格的社会环境进行思考的结果。

而进入本世纪头一个十年的中期以后，伴随着80后的逐渐踏出校门，新一代“青年艺术”开始逐渐成长起来。他们如同十年前的“青年前辈”一般，也被贴上了浮夸、善变、不知所以的标签，只不过，在他们的身上，那种70后的经历了价值观转变的成长期所带来的青春记忆的伤感与裂隙，转化为一种更纯粹的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浸润与拥抱。如果说70后的成长经历的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话，那么80后所经历的则是一种物质生活方式的转变。他们同70后的尾巴看着类似的电影与动画，却与90后的先驱分享类似的电脑、网络与数码记忆。80后的青年艺术家们的语言与符号更为丰富，时代特征明显，同时也有着类似的文化烙印，比如拒绝深刻和“装”，比如早早地进入一种“美好”的怀旧，比如群体性的自嘲与“草根化”，比如自我主义背后的集体意识等等。当然了，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方法有着显而易见的风险，因为这种所谓的“时代经验”式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我们前面所主张的那种多样性，但是，这至少为我们讨论不同时期的“青年艺术”提供了一个粗浅的学术依据。然而，这却不是今天再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根本原因。“青年艺术”现象，之所以成为一个讨论周期越来越短的“常



#1 老理发店 布面油画 陈惠芳
#2 现场No.10 布面丙烯 王鹏杰

青”话题，“被需要”是其更根本的现实原因。

集体需要

如果说，以70后这一代为代表的“青年艺术”的酝酿与发酵期有接近十年，其持续时间还较长的话，那么他们的后来者，无疑时效性越来越明显，往往前浪尚未站稳便被后浪拍倒在沙滩上。如果说，从作品的视觉形象，观念来源与知识结构上说，以十年的代际来标识一批批的“青年艺术”，尚有着自圆其说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当伴随着市场需要而催生的越来越多的“青年艺术”的奖项、活动、项目、群体的出现，则使得“青年艺术”这一概念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同力量共同需要催生下的产物。当“新”青年艺术的代际划分由十年“进化”为一届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这种“速成鸡”式的长江后浪已经成为某种不能自已的现实需要了。

首先，从艺术创作者的群体而言，尽早成为“青年艺术家”是一种转型期的现实需要。“青年艺术”的发掘者本所关注的群体，往往主要是毕业前后的艺术创作者们，而且这一两年这一范畴越来越有低龄化的倾向。而对于这个即将面临踏上社会，而不仅仅是踏进艺术圈的群体而言，他们共同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分散学习而得的技术化的经验与知识转化为一种独立创作的能力。事实上，如果我们关注高校中的艺术学生们的年度展或者课业展的话，

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欣喜与遗憾并存，具体来说就是灵感有余、实现不足，实验性有余、完成度不足，而我们判断一个走出校门的艺术创作者是否成为了一个独立创作的“艺术家”，重要标准之一便是作品的“完整性”。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比如追随前辈、抱团取暖、集体创作等等，但是无论具体采取哪种方法，“青年艺术”热与“青年艺术家”成功的现象本身是将艺术“社会”整体性地带入了校园，制造了一批批的“成功经验”，也促使了一代代艺术青年的成熟期大大提前。他们在更早的阶段就开始思考“创作”的问题，更多的探索的好奇心为成功的好胜心所取代。从这个人角度来说，不断更新的“今年流行款”青年艺术，是他们自我定位的现实需要。

而对于“新青年艺术”的主要推手而言，他们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寻找新的兴奋点与价值洼地的现实需要。由于当代艺术的市场受众相对有限，“国际化”起点较高，艺术市场的资本化道路在中国完成的很快，超越了“消费”阶段的当代艺术市场很快使得有限的可成为“市场标的”的艺术家，作品价格一路高企。并且有限的市场时间和流通群体使得他们很难承受价格波动的冲击，因此，不断提供新的市场兴奋点与价值洼地已经成为一种日益迫切的现实需求。于是，以年度为单位的，日益常态化的青年艺术奖项便愈演愈烈，而在不同奖项间的反复亮相也越来越成为青年艺术家自我实现

的一条重要途径。奖项——机构签约——展览已经成为很多艺术青年的成长模式，这也成为展示“青年艺术”的主要平台。而在市场动力的火焰日益降温的今天，年复一年的“青年艺术”运动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源源不竭的动力的一种证明。于是，青年艺术概念为更多的人所需要。

今天，作为一种共同需要与集体意识的青年艺术，已经在话语的洪流中载浮载沉，渐行渐远。而这一概念本身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积极地促成了学院中的青年艺术学习者，向独立的艺术创作者之间的快速转化，在一个更早的阶段里，让一些有价值的“珍珠”尽快闪光。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青年艺术家们的灵感、天赋与敏感“体质”的过度开发，也使得我们对于部分青年艺术家的未来发展有所隐忧。正如前文所说，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灵活的表现力是青年艺术家最大的优势，然而与之相随的，当感觉固化为一种风格特征，应该如何避免自我复制？当手感在不同的题材中流转，在自我强化与自我迷失之间该如何趋避？当敏感伴随着时光的成长逐渐沉淀为深刻，而阅历与文化的积淀还需要火候的时节，创作的转型又如何实现？甚至于就那些进行影像、摄影、装置、观念、实验艺术等门类创作的艺术家而言，当下的生存方式与创作之间又如何协调？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于青年艺术家们自己的智慧去解决。而对于这种智慧而言，过早的“艺术家化”是好坏参半

的。所以，今天，我们与其去反复热议抽象的“青年艺术”现象，不如转而去关注那些更具体的“青年艺术”问题。在史记里曾经有个商汤爱鸟，网开三面的故事，商汤规劝四面张网，欲一网打尽的猎人，祝祷说：“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换言之，凡是有自己目标的人，就取走自己的路吧，至于糊里糊涂没有方向的人，那么撞进网子里也是你的活该。知其所至谈何容易，而我们今天对于青年艺术家的关爱，未免也太密集了些了。